

余叔韶·著
Yushushao Zhu

胡紫棠·译
Huzitang Yi

与法有缘



Yu Shu shao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YU FA YOU YUAN

与法有缘

余叔韶·著
Yushushao Zhu

胡紫棠·译
Huzitang Yi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法有缘/余叔韶著. 胡紫棠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0726 - 581 - 8

I. 与... II. 余... III. 胡... IV. 余叔韶—回忆录
V. K825.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328 号
四川省版权局 图进字 21 - 2007 - 37 号

YU FA YOUYUAN

与 法 有 缘

作 者 余叔韶
译 者 胡紫棠
责任编辑 刘自权
封面设计 毕 生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李 河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dph.net>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切净尺寸□ 170mm × 23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20 千
定 价□ 18.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26 - 581 - 8

本书原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以书名《与法有缘》于一九九八年出版, 经由原出版者授权天地出版社以中文简体字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01 (市场营销部) 87734639 (总编室)

代 序

作者是本港大律师行业中的前辈，久负盛名，备受尊敬，现在出版自传，确是难得的美事。

书里所叙述的悠长生命历程中，自然难免有起伏和挫折，但不失为一个多姿多彩、迭经奋斗而卒底于成的人生故事，其间更跨越香港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阶段。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二次大战前在香港中小学以及大学时代的生活点滴，以及他全家战时在中国内地所经历的困境。他战时先后在英国海军情报局及中国国民党军队服务的遭遇也很引人入胜。

作者全盛时期，在刑事法庭上所向披靡，名重一时。他具备了特别符合刑事案律师所需的气质和品格，昂藏七尺，器宇不凡，既善于辞令，又非常感性，难怪陪审员一经遇上无不心折。他虽较少接触民事法，却经办过一宗当时罕见出动陪审团聆讯的民事案件。该案引起社会及传媒的高度关注。作者在最后陈词中，依其一贯潇洒作风，不用讲稿，侃侃而谈，深深打动了陪审团，终于在极恶劣的形势下获胜诉。虽然上诉法庭后来给翻了案，但他在案中那无懈可击的表现是众所公认的。除了他在如此重要的案件中一显身手外，该案更刊在英国本土及外地出版的颇具分量的法律典籍中，成为新的判例原则。

作者大可引以自豪的就是致力促成香港大学创立法律系，该系现已升格为法律学院，与时俱进，享誉国际。

对于政府在薪酬及聘用条件上特别优等外籍公务员而歧视本地同级公务员的政策，作者一直坚决反对。对于政府当局迟迟不愿撤销这种不公平政策，先

是一怒挂冠而去，不再担任香港首位华人检察官，其后又拒绝接受高等法院大法官的职位。

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众所称羨的委任御用大律师（今称资深大律师）制度。虽然承认所表达的并非主流意见，但那些尖锐的论调纵使未犯众怒，也难保不会在那一千钦点精英之间引起诟病。

另外作者又以生动而翔实的笔法，叙述了几宗精选而具特殊情节的案件。由案情的起落变化中，备见作者技巧精湛，机智过人，对人类心性的洞察尤其敏锐。

自传由始至终都洋溢着作者对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尊重。他此刻已拥有融洽的大家庭，身为一家之长，备受爱戴，对生命的无尽热忱更一直感染着他周遭的人。

相信一般律师以至法律界以外的人士，还有身居海外而情系香港的有心人，都会认为这书大有可观之处。

此书的中译本亦同时出版，好让更多读者能欣赏这著作。

胡 礼

一九九七年八月

作者按：

胡礼暉病不久，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他执笔为本书作序时谅已自知患上不治之症，但不到终需入院治疗，却连最亲密的朋友都不透露真相，这就是他的为人。

自从胡礼于一九四七年来港，本港大律师行业以至整个法律界都深受裨益。如今遽失典范，恐怕一切都无法再复旧观。五十年来他热爱香港，情同故乡，又广结人缘，这一别不知给多少人留下无穷的思念和追忆。他在辞世前不久，出资设立教育基金，目的是用教育来加深内地和香港双方对彼此法律及法律制度的认识。基金命名为“胡礼中港法律教育基金”，正好借以让后世永远怀念这位在香港历来备受尊敬的大律师。

序言中提及的民事案件，就是为人熟知的独臂刀案；涉及本港电影业两大巨子对簿公堂，由胡礼领导代表被告。主审的赫健士大法官在有关伪冒及知识产权这两方面作出了堪作案例的判决，实在可以归功于胡礼的协助。胡礼以他一贯的谦逊作风，特意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提及。

余叔韶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

目 录

第一辑

导 言	(2)
负笈英伦	(3)
寸草春晖	(5)
春风化雨	(8)
入学试之谜	(11)
何事唠叨	(15)
真相大白	(17)
人才辈出	(19)
香港大学	(22)
香港沦陷前后	(26)
战时岁月之一	(32)
战时岁月之二	(39)
战时岁月之三:惠州险境	(45)
劫后团圆	(50)
梅顿学院	(52)
天涯若比邻	(58)
风云变色	(62)
勇下决心	(64)
在官言官	(68)
告别牛津	(71)

所愿得偿	(74)
天道怜勤	(77)
潇洒岁月	(80)
大马机缘	(83)
失之东隅	(86)
首任华人检察官	(90)
雪厂街九号荷兰行	(95)
无心插柳	(99)
布衣	(102)
前瞻	(107)

第二辑

导言	(112)
同赴黄泉案	(113)
午夜法庭案	(119)
福州号无骸谋杀案	(128)
黄金案	(134)
白牌司机案	(140)
破肾案	(149)
宝石案	(162)
钟世杰案	(175)

第一辑

YU FA YOU YUAN

| 导 言 |

我从一九八〇年开始不再出庭办案，几年后才正式退休。这十多年来都闲着，全不过问法律事务，终日寄情于各种嗜好如阅读、打麻将、上马场和外游等以自娱。特别喜爱弹琴，相信宝云大厦的众邻居一时都难免饱受噪音折磨。

记得那是一九九三年秋季，我正要往伦敦为幼子国靖主持婚礼。当时办公室内的三位成员关淑馨、莫若志和长子国充齐来游说，极力怂恿我把一些旧案的始末写下来。于是在其后的两年里，我放下一切喜好，专心写作，这才体会到写作的难度有甚于出庭办案。从来没有写作经验，感觉有点像在大学里初次提笔写论文，加以自己的旧记录早已不存在，又料不到政府的档案部门竟没能提供什么协助，只找到破肾案的卷宗和钟世杰案内鹤健臣法官的判词，其余各案都只能凭记忆写出来。

执笔期间六兄平仲病重，需长期住院治疗，至一九九六年二月辞世。在他病中不论在家或住院，我每天都相陪数小时，兄弟二人自然追忆起童年，以至中学、大学和战时的岁月。缅怀旧事，无限温馨，遂将这些点滴和个人生命中值得一记的往事亦一并记录下来。

1

负笈英伦

一九四六年初，香港政府为庆祝日本投降，宣布颁发五份胜利奖学金，无条件资助香港学生前往英国大学，结果在众多申请者中选出七人平分那五份奖学金，我与舍弟季皋都侥幸榜上有名。

当时空运远不及今天普遍，加上许多船只在战时沉没，航运亦因此受到严格限制。直到同年八月，我们才能搭乘一艘航行南中国海的货轮先到新加坡，再等候了一些日子，办好了官方的繁重手续后，终于登上了不列颠尼号轮船启程前往英国。

获奖学金的七位香港学生，其中三人进入伦敦大学，另二人分别入读里斯本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我幸得牛津的梅顿学院录取，修读政治、哲学、经济这三艺课程，九弟季皋则获剑桥的庞贝禄学院录取修读经济。及至我们终于各自抵达学院安顿下来，秋季学期业已开始。抗战期间季皋在国内岭南大学念经济，自然希望再在庞贝禄学院进修经济科。我选修三艺课程却另有原因。

事实上，离港前父亲曾敦促我念法律，然后在在大律师行业谋发展。可是我却另有打算。首先，我就像当时绝大部分居港的中国人一样，对法律和法律界，尤其大律师这行业一无所知。家中的人一向都不认识任何在本港大律师行业里闯出名堂的人物。其次就是我在战时的内地过了几年，曾目睹神州大部分地区人民普遍贫穷和无知的苦况，因而暗自许下诺言，他日学成回归，必定

竭尽绵力改善同胞的处境。在此心态下，就不免觉得很有理由不去考虑父亲劝我念法律的事了。

当时若有人预言，我结果会在伦敦的林肯法律学院念法律，然后回港执业大律师，我准会说他异想天开，一笑置之。怎会料到转眼间世事的变迁令我对前途有新的看法，因而终于加入了法律界，并成为家里最早成全父亲夙愿的一员。

这始末容后再谈。

2

寸草春晖

有关我出生的事，我一无所知，只知出生证上写的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父母育有四子七女，我是第三子，排行第七。父亲亦排行第七。依照中国人的说法，排行第七的人所生的第七个孩子，会特别好运气。一向以来，我的确较许多我认识的人幸运。

能清楚记忆的都是搬进些利上街十五至十七号以后的事。那是幢一式两间相连的房子，楼高两层。入住时我还不到六岁。些利街分为上下两段。些利下街上接坚道，下接荷李活道。些利上街是条宽不足二十尺的行人通道，长约二百码。下端横着的是坚道，上端是摩罗庙街。从坚道步行上些利街，斜坡很陡，两旁都是民居。走约五十码，由右边一处路口进去的横路就是太子台，过了这路口再继续向上走五十码，就来到些利上街十五至十七号。房子对面是清真寺，有围墙直伸到前面的摩罗庙街，中间开着正门，门内左边是个大菜园。

这一带的房屋都很挤迫，房子的墙壁纵然不是紧贴着也挨得极近。我们在些利街十五至十七号的房子却有个特色，全区就只有它在二楼上有个三四尺宽的露台，占房子的宽度那么长，像檐篷般伸到街上。站在露台上不但能将这些利街上下景物一览无遗，更可看到周遭的动静，甚至可远眺部分海景和对岸的九龙。有时候露台上排放着色彩缤纷的盆花，就更把这房子独有的特色点缀

得非常别致。可惜这座在我家族史上极有意义的故居，已在一九五〇年出售。如今原址上只见一幢毫不起眼的多层大厦。露台、远景都不存在了。

六兄平仲、九弟季皋和我都是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入住不久，长兄伯泉和长姐湘婉先后离家留学英国。四姐洪钧跟五姐敏生已入学。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一年，添了妹妹咏年和昆鸣，都在些利上街的房子出生。尚有一姐一妹不幸在襁褓时夭折。父亲任香港政府高级视学官，每天都要上班。他爱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些古时圣贤豪杰的轶闻趣事，寓教诲于闲谈中，令我们印象深刻。到了星期天，他通常带我们看场电影或足球赛，然后上熟悉的馆子吃晚饭。那年代真是无忧无虑。

平仲较我年长一岁半，在一九九六年二月故世。我们在些利上街家里一同由认字开始读中英文。父亲请来一位欧亚混血的岑女士教我们英文和算术，一位姓李的先生教中文。记得平仲比我聪明多了，自然让这两位老师宠着。这还罢了，那位岑女士却不知道什么理由，总是无缘无故跟我过不去。她每次发作起来时，平仲都站在我一边，对我百般安慰和开解，虽未能完全平复我受伤的自尊心和忿忿，我们兄弟俩却因而结成同仇敌忾的忠实伙伴，共同进退。自此以后，我们从入学到升读大学，由抗战直到胜利后，这份牢固的手足之情从未改变。

季皋比我小两岁，亦在些利上街家中接受中英文启蒙教育，但不跟我们一起上课，而是由老师另行教导。三兄弟课余总玩作一团，爱把家里假作分成三国，各据一处称王。跟着就捉迷藏再打斗，戏作维护国土而战。些利上街十五号和十七号各有一道螺旋楼梯由地下通到二楼横跨两屋的饭厅，由十五号那边的饭厅走过狭窄的通道后，另有较小的螺旋梯通往楼下的厨房、工人住房和天阶。房子设计巧妙，非常好玩。平仲眼明手快，多占上风。季皋与我在几堂楼梯之间奔跑角逐，务要把对方智取。我们玩起战略来倒也头头是道呢！

一九三二年初，父亲认为该送他的三个小儿子入学了，于是带我们去罗便臣道二号的华仁书院谒见校长。罗便臣道与摩罗庙街东边出口相接，隔些利街

不过咫尺之遥。学校当时分为八班，最高班是大学预科班，称为第一班，最低是第八班。平仲和我入了第七班，季皋入了第八班。就是这样，九岁的我开始在华仁书院上学。

3

春风化雨

每天上下午，我都在住处和华仁书院之间徒步往返，这不单锻炼了体魄，令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可以天天拿着书包走上些利街，经摩罗庙街到罗便臣道，终于不需父母时刻监视，并且可以照顾自己了。我们四十人一同上课，既新奇又好玩。以前在家里，同学只有平仲一人，总令我有自卑感，上学后发觉班上很多同学都比我好不了多少，有些更连我都不如，这就感到好过得多，心中也略感安慰。各科老师看到全班数我年纪最小，却又能言善道，因此都对我有点另眼相看，家里的岑女士和李先生就从未如此看待我，于是开始有点自信心。

华仁书院由徐仁寿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创办，校址在荷李活道，初期学生人数很少，及后与年递增。一九二一年，华仁迁入罗便臣道校址，并于一九二二年成为政府补助中学，当时学生已逾百人，其后学生人数及班次再逐年增长。一九三一年，该校全部售让与爱尔兰都柏林的耶稣会，后来由该教会成员接收，在爱尔兰耶稣会教士专业管理及监督下，校务蒸蒸日上，而且继续扩展，进入香港最卓越的名校之列。

一九三二年，平仲、季皋和我由父亲领着到华仁报名入学时受到嘉利华神甫接见。华仁书院由爱尔兰耶稣会教士担任校长，他为第一人。嘉利华神甫秉性温和敦厚，至公无私，和蔼可亲。初时见他道貌岸然，难免有点害怕，后相处下来，大家都觉得他

非常友善，也就放了心。其实他当上校长后不久，已赢得全校教职员和学生的好感和尊敬。

我必须向唐纳理神甫致最深的谢意。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他是我在华仁的数学老师。我在家里由岑女士教算术时成绩总不理想，在华仁入学后的最初三年，即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这情况并无改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开始学习代数、几何和三角时还是有点问题，不过已较前略为好些。说来也奇怪，到了一九三六年，由唐纳理神甫执教这些科目后，我忽然像拨开云雾见青天般，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但却说不出什么原因来。从前我恨极数学课，但同是那些课程，自一九三六年由唐纳理神甫接手任教后，我就每天都盼望上他的课。他极有办法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常拿些课本以外的数学难题来考我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看谁能解答。数学取得好成绩不但提高了我在班上的名次，于一九三七年中学会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学入学试，我数学的成绩还获优异呢！特别是一九三八年的考试，这对我后来能获奖学金有极大的帮助。当时父亲还不一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把平仲和我都送入大学。到今天我仍不知道唐纳理神甫如何能够那么快就把我彻底改造过来。

在华仁的日子，要说跟我最投缘、亦师亦友的人物，当首推龚乐天先生和谭寿文先生。他们都是来自爱尔兰未发末愿的读书修士，年纪很轻，受派来香港吸取些经验。龚先生教历史，几年来给我的绩分特别宽松。记得他常极力强调历史事件都是某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谭先生则锐意提高华仁学生对课外活动的兴趣，例如辩论、演讲和戏剧等皆颇见成绩。历年来他把好几出粤剧用英语改编，非常精彩。每次演出都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极受欢迎。我唱功不佳，但亦有好几次参加演出。由于我的个子高大，总是扮演将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谭寿文先生还制作了好几出莎翁戏剧，自兼导演，演出十分成功。我在每部戏中都粉墨登场。最难忘是《威尼斯商人》一剧，我在剧中的法庭上扮演波西亚，赞颂慈悲的福佑；平仲饰演总督，季皋则扮作他的侍从，这一幕剧至今记忆犹新。但到底还是让扮演夏洛克的林祖善抢尽